

## 第四章 研究分析

### 壹、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對記者的控制

首先我們從研究中發現，不論何種路線記者，都同樣面臨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控制，但記者不一定自知。我們從研究中發現三種權力控制形式：直接控制形式、間接控制形式，和自我控制形式；以及記者受到兩面施壓的三種情境類型：對立型、一致型，和偶發事件型。

#### 一、權力控制形式分析

##### (一) 直接控制形式

我們從文獻中發現，一旦權力控制是來自報社老闆或權威消息來源時，記者能夠抵抗的空間很少，這就是一種直接控制。而從訪談中發現，記者面對直接控制時，承受極大壓力，但仍有迂迴抵抗空間。

##### 1. 報社老闆直接控制

記者 B 是個明顯例子，他主跑的路線曾發生一件與政治有關的司法訴訟案，記者 B 主跑的單位是原告，報社在該案的立場是認為被告有罪，但法官最後卻判被告無罪，而原告決定不再上訴，與所屬報社老闆的立場不同。於是報社老闆直接要求政治組每天以報社立場報導這則相關新聞，記者 B 就說，「當時寫好久，每天寫，新聞寫，特稿寫，翻歷史資料寫，每天想角度寫，無所不用其極地寫」。

但記者 B 也曾在接到老闆電話指示後，並未照指示辦理。記者 B 說：「有一次老闆打電話給我，我忘了什麼事情，他覺得有件事應該要寫一下，是很大的事情，但我忘了，是二千年大選之前的事吧，我就聽一聽，但我懶得寫，因為他其實沒有說要怎樣寫，意思說的不是很清楚，我是知道他的意思，但他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做，所以我也沒寫，後來他也沒怎樣。因為我當時覺得事情沒有這麼嚴重，而且他指示的也不是那麼明確，就讓我有游移的空間。就像我常接到長官電話指示一些新聞，指示報社的意思，告訴我事情是怎樣怎樣，應該要怎樣怎樣，但如果他沒有進一步指示要怎麼做的話，我也會當作沒這回事」。

記者 H 也曾面臨直接控制情況，他說：「總編輯曾經指示我寫一篇特稿，結果我寫回去後，老闆並不滿意，於是老闆就直接打電話到我桌上，直接在電話裡要求我把文章一句句念給他聽，他一句句地改，就連措詞都要照他說的寫，這時我就一定得服從」。

但這篇特稿記者 H 最後以「本報記者」見報，並未掛上自己的名字，因為記者 H 說：「那不是我寫的」。顯見記者在老闆直接的權力控制下，仍有迂迴抵抗空間。但記者 H 也說：「這篇特稿以『本報記者』之名登出來後，事情過了很久，有一次老闆找大家開會，我就建議說，報社特稿錢太少，結果老闆就說，『上次叫你寫你也不掛名』，顯然那件事他耿耿於懷，因為老闆這種高位的人，講一下這種話就是很重，這一句話就讓你受不了，我當時很難過很難過，情緒受到很大影響」。

從記者 B 和記者 H 的例子看出，當記者面臨來自報社老闆的直接控制時，幾乎是難以抵擋，所以對於老闆的要求，記者 B 和記者 H 還是會按照老闆的意思去寫稿，但偶爾還是會找到抵抗機會。例如記者 B 會在老闆指示不明確時，敷衍行事，記者 H 會以匿名的方式完成任務，但記者 H 也點出面對直接控制時

的極大壓力，也就是當抵抗行為在當下行使，似乎是奏效的，但未來也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後遺症，這也是直接控制的力道所在。

當我們從文獻中看到組織內部對記者少有重罰情況下，記者的確從中找到抵抗空間，但當面對的是直接控制形式時，令記者感到畏懼的可能是在老闆心中累積不佳的印象與觀感，進而反射到其他的評量上。

## 2. 消息來源直接控制

記者最常面臨消息來源直接控制的狀況有兩種：一是以控告、公開譴責等激烈手段對付記者；二是以釋放消息與否的手段直接控制記者，形成很難抵抗的直接控制形式。

記者 G 說，「最有名的例子應該是跟鴻海那個案子，科技組一個記者寫鴻海一個訂單的東西，鴻海因為這事抽檔，鴻海非常生氣，其實這記者跑鴻海很久了，但他們衝突一直都很大，因為鴻海不喜歡記者一直隨便發布新聞，有重大訊息，他們會在證交所貼公告，但他不希望記者去隨便亂寫，因為他們的營業項目太廣，而且客戶都是大廠，所以一直不喜歡跑他們的記者去隨便披露消息，也就是不喜歡在未經他們許可，或未經求證的情況下，去寫一些市場上未經證實的消息，今年她把鴻海一個三千萬訂單寫掉，鴻海就執意要告這個記者，就申請假扣押，該記者三分之一薪水都要被假扣押下來，連續假扣押半年多」。

記者 G 說，「鴻海是大廠，而且是少數敢這樣明目張膽、針對性的告，不僅申請假扣押，而且不肯和解，這事讓各報跑大廠的記者很灰心，因為報社沒能力幫忙處理這事，還是只能低聲下氣的去和解，報社沒有足夠的 power 去對抗。所以這事件後，大家就都乖乖的，現在跑大廠的記者都很受影響，一些對記者比較

惡劣的大廠，也會用訴訟手段去對付記者，因為他知道有用，知道這一定會嚇到記者，所以大部份時候我們還是聽話」。

記者 C 也曾遇過兩次被消息來源恐嚇提告，後來真有一次上了法庭；記者 D 曾爲了專訪一位權威消息來源，讓步到把寫好的稿子給他看，連刊登日期都由受訪對象決定，如果遇到任何報導令他不滿意，他就會控告媒體。

記者 D 說：「有一次他開記者會，拿出一疊書面資料說要告甲報，求償二億，可是告甲報也就算了，他還在記者會上說要告乙報，還當場把所有媒體都教訓一頓」。

記者 I 就說，「我們之前有一個同事跑新聞台，他寫某主播與他老婆的負面新聞，他請我幫忙問一些事，結果就一起掛我的名字，因為那新聞是沒什麼根據的事，害我差點被告。」他還說，「最近我們報社報錯一個藝人離婚的新聞，只要有掛名報導的，全部被告」。

除了控告外，記者 I 說：「之前我們報社封殺一個藝人甲，他就會當場罵我們的記者說『你什麼工作不好做，為什麼要在乙報工作』，他大選時開記者會，還故意獨漏本報」。但記者 I 也說，雖然藝人甲故意不通知乙報記者去參加記者會，但該報記者還是從其他管道獲知這消息，還是去參加了。

記者 C 曾與一位權威消息來源吵架，並從此不合。所以記者 C 說：「我和他的關係雖維持表面和諧，但就不是很好，我問他一般事情時，他永遠就說我不知道」。但記者 C 也說，「我只能從旁邊一些幕僚知道」。

記者 H 也遇到相同情況，他說有一次報社用社論去罵某採訪單位的老闆，

結果該採訪單位就拒絕他再來採訪。記者 H 說：「就被關禁閉啊！他們就不理你啊，擺明不跟你講話，奉上諭啊」。可是有一個跟他很要好的消息來源還是給了他一支手機號碼，讓記者 H 可以此聯絡新聞，記者 H 說：「他就給我一支手機（號碼）說，你不要來，我們現在不方便接待你」。

記者 G 說，「記者最大的壓力就是怕被告，另一個就是不給消息，大新聞多漏幾次，就容易被調線，考績就不好」。

從以上訪談看出，儘管消息來源和記者沒有科層組織內的上下關係，但消息來源對記者的直接控制仍然存在，而且還會對其他線上記者產生某種程度的寒蟬效應，所以多數記者會選擇順從。但我們也發現，記者 G 所提鴻海控告記者的案例，當時同業發起記者圈連署，引發社會輿論對鴻海的負面觀感；另外當權威消息來源以釋放消息與否的方式直接控制記者時，記者 I、記者 C、記者 H 都發展出不一樣的突破方法，如找其他管道（記者 I）、其他幕僚（記者 C）、其他線民（記者 H），顯見記者在面對消息來源直接控制時，仍有抵抗空間。

## （二）間接控制形式

這類控制形式來源在報社多是隱藏於科層組織當中，報社不會直接告訴記者該如何處理新聞，但會透過編輯台處理稿件過程中行控制之實；或是採訪部門的中層、基層主管揣摩上意，透過溝通、說理或下達指令的方式要求記者服從。消息來源對記者的間接控制形式也是如此，不會直接要求記者如何報導新聞，但會以套交情、漏新聞或關說上層長官的方式，間接地施壓。

### 1 編輯台的控制

記者 A 說：「報社不會去指使你，只能報導它壞的，不能報導它好的，報社不會做這樣的指示，但可能會在你報導它好的時候，登不了，你報導它壞的時候，登的很大，甚至到某版的頭條，有時一些新聞，或許我寫的很詳細，但是報社編輯做小」。

記者 B 說：「跑政黨甲，特稿有一個特定方向，不然出不來，因為你知道報社要的是什麼，除非是一個可以完全公評的事情，我們也不要說一定壓縮很小，也有一點公評的空間，但除了這個之外的，像 X 類的事情就沒有公評的空間，特稿只有一個角度」。

記者 C 也說，他寫一些與報社立場不同的新聞回去後，長官有刪改權，會改掉他的稿子。

記者 D 說：「總統大選時，當時報社的立場越來越傾向支持甲乙配，並不支持丙丁配，所以商人戊獻金案出來的時候，說他捐給丙一千萬政治獻金，報社就做大，但商人戊捐給甲的一億，報社反而沒做，我那時寫了一篇特稿，叫一億與一千萬，我以為這樣的方式已經是很迂迴了，我不直接挑戰認為報社小題大作，不應該這樣打，我只是直接把一億和一千萬做個比較說，如果商人戊捐給丙的一千萬，各界這麼重視，那麼各界應同樣重視他捐給甲的一億元，同樣是不當的政治獻金，而且價格甚至是丙的十倍，我一開始還天真以為這樣的比較方式在報社是有效的，但我後來發現連這個都無效，我那個稿子被連留三、四天，完全都沒有出來」。

記者 H 曾處理過事件甲，報社立場剛好與他主跑路線的立場不同，當時採訪對象發了一個萬言書說明其對事件甲的立場。記者 H 說：「我為了讓報社了解另一面的想法不見得沒有道理，所以就把萬言書抱到到報社給長官看，因為媒體

應該了解兩邊的論點是什麼，不能不知道人家怎麼想，結果長官一頭就劈下去，我拿回去也只是希望他們了解，我知道不會有任何好處，結果真的被罵，反正這種東西不會有什麼回應，我大概寫一千字，但最後出來很小」。

記者 J 也說：「報社通常不會跟記者說什麼，就新聞自然不見，因為我們那時版面很大，我的新聞見報率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所以新聞沒見，就不是你寫的不好，或新聞不對，就是立場不對」。

記者 I 說，他之前採訪藝人甲和他兒子的新聞，雖然報社不喜歡他，但因為很有新聞性，所以他還是寫了，結果他說：「後來報社有用兒子的部份，只是把藝人甲的部份砍掉，兒子的部份也有被修改過，不要跟報社立場有違。之前他說他爸喜歡人家留長髮，所以他是男生也要留長頭髮，他媽如果剪頭髮，他爸會離婚，大家都覺得很有趣，我也寫了，可是就是被砍掉」。

## 2 媒體組織中層、基層主管的控制

從文獻中看到，報社中的權力控制來源經常是來自於科層組織當中，實際控制記者的經常是來自報社中層、基層主管。在訪談記者過程中，也確實發現這種狀況。

記者 F 說：「有時不一定是報社最高層給的壓力，可能是寫這新聞，碰到他的好朋友是報社某位長官」。記者 H 也說：「長官他不會叫你怎麼寫，他會跟你說這事情怎麼樣怎麼樣」。

很多時候報社對記者的控制，都是報社中層、基層主管揣摩上意所為。記者

I 就說：「大選期間很多藝人選邊站，本報版面上很明顯的 XX 的藝人就很難上，那時候長官都會直接跟記者講，XX 啊，XX 幫啊，XXX 啊他們這些，參加 XX 遊行的就不用寫，就直接封殺」。

記者 F 說：「有一次有人跟我投訴，一位男主播的朋友性騷擾女主播的事情，這條新聞報上去後，那時採訪主任是這位主播的多年好友，他就暗示我不要寫，我知道了就沒寫，沒想到一週後其他媒體登出來了……。還有一次是寫警官乙的風紀案件，那時採訪主任也把它擋掉了，就暗示我說這新聞還好啦，那時警官乙的單位也有一直打電話給我，我當然還是照寫不誤，但到報社就被擋掉了」。

### 3、消息來源以套交情、漏新聞或關說報社主管的控制

記者 B 說：「甲政黨過去一向處理媒體就不是直接對你的那種方式，他們過去對媒體基本上是，寫他不好是不會去抗議，或登報回應的那種方式，比較屬於私下套交情的方式在處理這樣的事情」。

記者 D 就說：「很多東西就是給甲報啊，我覺得是呀，只是選舉期間比較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新聞，但很明顯還是故意給甲報，要突破是沒有問題，就是各拿各的，但他們不會不給甲報，是不會到落居下風，但是你還是清楚知道說因為報社的立場他們會選擇給長期支持他們的報紙」。

記者 G 說，「所以新記者剛開始跑時，最大壓力會是廠商，因為他們會選擇性的釋放消息給你，他知道你不懂，或你懂的沒有這麼多，選擇放消息給你，你間接的就成為他們利用的工具，因為他們都是上市上櫃，那你隨便寫一個消息，都會影響到他們隔天股價的表現，所以你會比較受廠商利用，也會是你最大的壓



力，因為事後你會知道被利用了」。

消息來源經常會以自己與報社某些主管的交情，以關說方式間接向記者施壓。記者基於人情壓力或對長官的畏懼，會選擇放棄報導，或換個角度報導。

記者 A 就說：「之前有個立委，非常善於去作這種媒體操作，他可能在記者會跟某報記者說，你遲到啦，我要去跟你的長官講啊，他在經營媒體高層關係，比如你覺得這新聞沒什麼，他就會去跟上面的講說，誰誰誰的新聞幫他處理一下，因為這種是可有可無，有也沒錯，但也可不用寫，或者對他負面的報導，長官會說這個要、這個就不用了」。

記者 F 說：「還有一條寫到 XX 隊長的姐姐開了一家招待所，常夜夜笙歌，閒雜人士出入，鄰居不滿就檢舉，我寫這新聞，XX 隊長知道後就來關說，後來警政召集人來施壓，.....，他還找到總編，.....，我想造成這麼多糾紛就不寫了」。

記者 E 說：「比如有一個派出所女警摔桌被同仁錄下上網，上網後那首長跟我們主管很好，她又在溝通說不要發，她有在壓嘛，我們當地記者也跟她很好，那不要發就算了，也不會得罪受訪者」。

記者 F 也說：「我之前寫一條 XX 公司虧空的新聞，後來他跟報社高層長官有關係的樣子，後來那條新聞就被抽掉了」。

### (三) 自我控制形式

就如傅科所言，權力控制的來源，有時是來自我控制。受訪記者在訪談中表示，自己經常為順應報社立場或對權威消息來源配合，會先自我設限、自我控制。

記者 B 說：「報社不需要特別指示，你就會很清楚，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很多事情報社不需要明白講，有時候報社認為需要特稿，長官會找我寫，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會知道報社要什麼東西，會稍微點一下，就算他不講，比如立院本會期通過法案很少，長官覺得這問題要特稿，你就很清楚不是要讚揚這件事情」。

記者 H 說：「報社的直接壓力是沒有，從來沒有長官告訴我說，這新聞要怎麼寫，那樣要怎麼寫，只不過報紙一攤開，就知道報社要什麼，所以在拿捏時會有一些自我設限」。記者 H 就說：「寫出來的東西，要符合報社立場，不然的話日子很難過下去啊」。

記者 A 說：「如果是可有可無，不是非登不可的狀況，我可能就會自我檢查，自我省略、自我刪除，那個可能叫做趨吉避凶吧」。

記者 H 表示，報社對某項政策總是有一定立場。由於他主要採訪對象在這些議題上的意見與報社經常不一樣，所以：「我在跑 X X 局時也碰到這議題，那時不是爭論甲議題，是爭論要不要乙議題的問題，……，所以我就多寫乙議題的東西，但不會去碰甲議題。……在寫產業不同意見時，丙那邊不能談，但現實又是這樣，所以我就盡量不去碰丙的東西」。

記者 E 說，「我們自己會知道他（指報社長官）跟誰比較好，我們自己會做，當警政記者眼睛是很亮的，不會這麼白目」。

記者 F 也坦承，如果遇到長官的人脈，會特別避掉，或特別小心。記者 I 就

說：「久了知道以後，自己就會篩選，比如是長官喜歡的藝人，我們就會去找一些更好的點去寫，難免會揣摩上意，長官不喜歡的藝人我就會自動刪掉。上次我訪問藝人甲，我想說我如果把他寫在主稿裡，那我的新聞就會不見，所以我就把他另外寫，如果報社不用就撤掉，但主稿至少還留著」。

記者在面對消息來源時，也經常會進行自我控制。記者 J 說：「雖然長官沒有說，但大家有這樣的默契，有人跟我講過說他（指消息來源）跟大老闆很好，他有時也會說，他和老闆怎麼樣，……，像 XXX 跟我們高層很好，很明顯的我就沒寫過他不好，因為久了你自然就知道沒有空間就對了，因為大老闆就真的非常挺他，他可能不需要去告狀啊，也許是中間的長官就自然消音了啊……所以如果他辦的活動不好，我可能就是不要寫」。

記者 B 就說，「對有些人，我們下筆時會有斟酌，大卡得罪後，消息會少很多」。

表-4 權力控制形式分析一覽表

權力控制形式	媒體組織	消息來源
直接控制形式	報社老闆直接控制記者	1、以控告、公開譴責等激烈手段對付記者。 2、以釋放消息與否的手段直接控制記者。
間接控制形式	1、從編輯台的控制 2、中層、基層主管的控制	消息來源以套交情、漏新聞或關說報社主管方式控制記者
自我控制形式	自我設限、篩選新聞符合報社立場或需要	自動符合消息來源要求，不得罪消息來源

## 二、記者受到兩面施壓的三種情境類型

從研究中發現，面對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不同控制形式，會導致記者處在兩面施壓狀態之下而出現以下三種情境類型：對立型、一致型、偶發事件型。

### （一）對立型

所謂對立型，指的是記者所屬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長期處在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對立狀態。

記者 A 的情況即是如此。他主跑政治，但消息來源的意識形態與報社是對立。他說：「我採訪 X 黨和 Y 黨新聞，然後社論卻把他們罵得很那個，導致你根本沒有辦法去採訪」。

記者 H 也面臨同樣情況，報社對他主跑的企業處於長期對立狀態，所以，新聞經常漏不完，而且對方還常讓其他媒體搞專訪。別報專訪出來，報社長官就會問他怎麼回事，他就去跟採訪對象爭取，結果爭取到了，又因報社與消息來源的長期對立，使得最後專訪報導篇幅很小。記者 H 說：「我就去道歉啊，跟他們交待一下，也向他們表達一下我個人對報社處裡這次專訪的遺憾」。

由此可以看出，處在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對立狀態下的記者，常會陷於兩難困境，且這樣的對立狀態，會導致消息來源對記者的不信任。所以記者 H 說：「我們報社的立場，人家就不願意跟你談這方面的事情，其他事會講，但那方面的事就不會放給你，所以在產業面獨家比較難拿」。

記者 B 也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某記者所屬報社長期與主跑路線單位處於意識形態對立狀態，所以在消息來源的防衛心下，該主跑單位經常不理此名記者。記者 B 說：「你問他一堆，他可能只跟你講兩百字，但還是要跑新聞」。

## (二) 一致型

本研究發現，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立場相左，因此會讓記者陷入兩面施壓處境，而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長期關係良好卻也會讓記者處在兩面施壓狀態，即所謂的一致型的情境類型。

記者 C 主跑黨政新聞，報社老闆所屬政黨即是他主跑的路線，有一次寫了一條獨家頭版得罪了該黨秘書長。他說：「新聞發出後當天晚上我就被叫回報社，長官一開始很委婉叫我休息一個禮拜不上班，我就問為什麼，長官就說你寫那稿子老闆不高興，因為寫出來之後，秘書長很不高興，就把我們老闆叫去說，……，罵了一頓，而且語氣威脅，報社就說薪水照給（我），但休息一陣子，我那時很生氣」。

記者 A 也認為，當消息來源與報社有某種良好的互動關係時，對記者來說也會產生雙重壓力。他說：「這些年我發現有趨勢，這些人（指消息來源）不會直接要求記者要怎麼樣或不要怎麼樣，他會透過你的長官，透過社內高層，那種壓力更大，你會知道壓力來自他（指消息來源），他又轉嫁給報社，然後你會有雙重壓力」。

記者 J 曾經主跑的一位消息來源與報社老闆關係非常好，報社從上到下無人不知。所以他說：「這種壓力與控制是來自於他跟報社的關係，如果我不在這個報社的話，他對我就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對記者 J 而言，處在這樣情境下不僅使他失去記者該有的監督功能，新聞也不見得比別人好問。所以他說：「有些事你想問，他不想講時，你也問不到……。他如果做不好的時候，我也希望能夠批評他，但我現在變成被人家拔掉批評這個功能」。

### （三）偶發事件型

即使記者不是處在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長期對立或關係良好情況下，也會在某特殊事件發生時導致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當下處於對立或一致狀態，而使得記者陷於被兩面施壓，此即偶發事件型的情境狀態。

記者 I 主跑影劇新聞，平時跑新聞時，不必長期處理與報社立場或意識形態相關的新聞。但他說：「大選期間，很多藝人選邊站，……那時候長官都會直接講，甲藝人啊、乙藝人啊、丙藝人啊他們這些深 X 的，參加 XX 遊行的就不用寫，……可是甲藝人就是紅啊，如果不用的話就是漏新聞，後來可能就變成好幾個月的時間變得小小的，那我們跟採訪對象就很難建立關係，人家會覺得你們就是對我們就是意識形態問題，就是要封殺。……檯面上的新聞還好，但私生活上有趣的事人家就很難給你，因為你平常就很難跟人家建立關係。……但這情況，大選後就還好，但選舉時候就比較會這樣」。

黨政記者 C 也遇到相同情況，他的消息來源與報社並未處在長期對立或一致狀態，但只要報社處理路線上人物甲的緋聞八卦新聞時，他就會陷入被兩面施壓的情境。

記者 C 說：「碰到比較多的狀況是，他們拍到甲跟那個名模在一起等，不是正統政治新聞，是政治新聞的花邊或八卦。對我這種長期跑政治新聞的人來講，這種新聞根本就是垃圾，我完全不想碰的東西，但報社就會無理地要求我去打電話問回應，...他會在電話裡對我大聲咆嘯，你這個爛報社、爛媒體，我的態度是你要罵是你家的事，但是我容許你在電話裡罵它，但是發洩完後，我還是要問正統的新聞回應。但是一次兩次做完後，我會覺得說他(指報社)是在炒舊聞，.....但是這種東西我的想法是關我屁事，我幹嘛去做這種東西，但報社就是要你幺字數來，.....但是我長期跑政治，你要問我這些，有關買了什麼品牌的禮物等，這些東西我一竅不通，你要我問什麼呢，我要問說你們牽過幾次手，和父母見過幾次面嗎？我一開始會抗議，但長官還是會說你還是要去做啦，或直接叫你去問，不管用什麼方式，有些會動之以情，後來還要做主新聞，一開始硬著頭皮去打，第二天版面也不見得好看，我會一肚子氣」。

記者 J 主跑藝文新聞，有時在報導某些活動時，正好遇到與報社有合作關係，此時記者 J 就會因此處在被兩面施壓情境。記者 J 說：「比如我們報社跟他們(消息來源)有一些合作案子，他們就會用我們跟你們報社有合作關係來講，但我就會說，如果是合作關係是活動我就會寫啊，他就會以為他是我們的老闆，如果他們碰到總編輯就會去說，我們對他不友善啦，都誤解他，不然就說記者都不懂什麼的.....」。

表-5 記者受到兩面施壓的三種情境類型

對立型	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長期處在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對立狀態
一致型	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長期處在關係良好狀態
偶發事件型	因特殊事件發生，使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當下處於對立或一致狀態

## 貳、記者迂迴抵抗的可行性

### 一、記者可以作迂迴抵抗

本研究發現，記者在面對報社和消息來源控制時，多會採取迂迴抵抗策略。即使一開始覺得沒有抵抗空間和能力的記者，也會在工作過程裡，或多或少行使抵抗策略。只是這些抵抗並不直接明顯，而是迂迴抵抗方式，印證了傅科的權力控制觀點，即有權力就有抵抗，而抵抗形式可以是間接、隱晦的。

記者 A 和記者 C 是經常積極採取迂迴抵抗的記者，且記者 A 處在對立型情境下。他說：「我覺得記者可以改變一些東西，社論問題也是一樣，一而再、再而三有人去挑戰，那些人（指寫社論的人）就會收斂一點，就不會亂寫。.... 我們的反應，可以讓他們知道這些記者的一些看法，若是對採訪已經產生一些妨礙的話，可以制約，反應是很重要的，而且你的出發點是好的，因為是為了報社好，讓報社可以讓更多人接受，不再只是給政治立場最明顯的人看」。

在報社裡，記者 A 會適時地對報社的控制做出一些反應，有時直接向主管反應，有時寫在工作日誌上。記者 A 說：「（報社）不對的時候我會在工作日誌上凸顯這些問題，這是我們這一兩年開始對記者的要求，就是你必須把每天，不管是對報社有什麼期許，對報社今天新聞處理有什麼問題，你自己路線上有什麼消息，那些東西可以寫在工作日誌上，工作日誌就是像一個稿單，就寫在裡頭然後傳回去這樣。.....在沒有工作日誌之前，我會跟召集人或組長反應，組長也會再跟上面反應，反應之後他們就會注意，除非他們麻木不仁，或者對你非常不爽，那我想我遇到情況沒有很糟」。



記者 A 說：「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管道（指工作日誌），如果我平常就對新聞很有意見的話，因為那個東西我們採訪主任，甚至總編輯都看的到，我進入稿單他們只要點開都看的見，……：偶爾採訪主任會回我 e-mail，如果互動式的更好，我會有一些情緒性的反應，比如我的新聞被搞成這樣子，跟原意不一樣，不錯的東西處理的太小了，獨家被丟到垃圾筒，很多情況都可能發生，你講了以後，除非他覺得你的問題不大，否則他都會有些回應，或做些解釋，如果我能接受他的解釋就很好啊」。

但記者 A 也不是行使任何抵抗都成功，但他會經常去試，不會輕易絕望。他說：「如果有機會我還是會去 try，……我先在工作日誌上寫，……然後有一天我就寫一篇特稿，……結果被登出來了，我很訝異，但是我會寫，就是我没有絕望，雖然整個大環境壓力很大，但是我從來沒有絕望過，我覺得我有必要去寫，在一片叫好聲中，如果你覺得不可能會出來，你就不會去寫它啊，我覺得每一篇都認為它有可能會出來，只是那個比重的問題，當然我也會認為說它出來的機會不會很大，但是我希望它出來，這樣會在一片叫好聲中有不同的觀點」。

而記者 C 從當記者開始，就經常與報社、與消息來源衝撞，曾因不滿報社憤而辭職，也曾與消息來源在法庭相見。但經過多年歷練後，他開始體會迂迴抵抗似乎比較能生存並抵抗。他說：「回國後我發現前面工作的狀況，我很習慣跟我的老闆，我的採訪對象對撞，我覺得不合理的，不合我意的，我就要去吵，我就要去爭，因為我認為我是對的，我固執的認為我是對的，我不太接受別人的意見，我也認為老闆的眼裡就是錢。可是或許是自己出去生活，生活和價值觀不一樣，以前跟我共事的同事都覺得我個性改變，對事情看的角度，新聞的角度不一樣，比如看到政治人物表演時，以前我會覺得他是小丑，但現在想到很多不同面向，比較學會思考，在工作上比較學會轉彎，這是我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 在政治這條線上，硬碰硬的結果，受傷的不是那些政治人物或政客，就是你自己，

因為他們權力比我大的多」。

記者 C 說：「我衝撞遇到困難的結果都是我妥協，因為我跟一個普通的上班族一樣，我要工作、我要薪水，對我來說，衝撞過程中，我當時想，我現在妥協，但有一天我站在有利的位置時，會是你跟我妥協，這個想法至今都在，我現在認輸，不代表這輩子我都跟你認輸，地球會轉，人總會再碰到」。

另從記者 B、記者 F、記者 H、記者 J 和記者 E 的訪談中，我們發現許多記者一開始抵抗的意願不高，但還是會行使迂迴抵抗。記者 B 如果遇到新聞沒刊登，或是報社要求去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或是消息來源因為與報社立場不同而對他不太理會時，他經常的感覺都是「還好」。

他說：「基本上他們說什麼我就寫什麼，至於報社會不會登的問題，我會考量，但不會考量很大，我做好我記者的工作。... 這有什麼好懊惱，你要怎麼辦，這個也沒什麼，你報社的事就是這樣，除非你不要跑這條線」。

但事實上，記者 B 在工作過程中仍會採取一些抵抗策略，就如先前我們提到權力的直接控制形式時，記者 B 雖受到報社老闆的直接控制，但他還是在老闆指示不明確的情況下沒有照辦。

記者 B 說：「如果他（指報社老闆或長官）只是講一講，說這事應該怎麼樣怎麼樣，你知道他的意思，如果你寫的話，他可能會高興，可是我後來沒有寫，我的個性並不是很..。可能我比較懶吧...。我不在意這種事，跟個性有關...。我個人個性關係，我很懶得寫特稿，因為我覺得有時記者的意見也不盡然是對的，所以我懶得寫」。他說：「指示不是那麼明確的話，就讓我有游移的空間」。

記者 F 說他自己是個怕麻煩的記者，所以多數時候報社長官叫他不要寫的新聞，他最後都沒寫。他說：「之前遇過幾次情況，都是長官擺明了要你不要寫，那因為稿子都要經過那些長官嘛，要再做什麼也不太可能，所以也沒思考過要怎樣」。

但實際上，記者 F 還是經常行使抵抗策略，如有時把報社不登的新聞轉達給其他同業寫，對記者不喜歡的長官，就到處去傳壞話，把長官的口碑傳壞。

記者 F 說：「如果那條新聞是很惡劣的，我會放給別人寫，如果沒那麼大就算了。所以標準是看新聞事件，看事件大小，社會新聞都是以人為主，多是不好的，如果事件主角是惡劣，超過我道德標準很多的，我就會想辦法讓它去別報出來，會給其他同業寫，但不會讓長官知道是我洩出去的」。或者，他也會趁長官不當班的那天發。他說：「以後我就趁你召集人不在值班的時候發出去，第二天見報看你能怎麼樣」。

面對記者不喜歡的報社長官，記者 F 說：「一定會出去傳的，而且把他傳到臭為止。.... 我都是跟好朋友抱怨，可能是同業同事，就是信得過的人，慢慢某個圈子的記者就會知道，我自認自己在業界名聲還不錯，就會形成一股力量，那些對不起我們的長官，在外面名譽會受損，實質影響不是一下看的到，但長久是可預期的」。

記者 H 也經常遇到發回去的獨家稿被編輯處理的不如預期。他會抱怨說：「新聞（指自己寫的新聞）出來晚報一直跟，因為大家都知道 XX 企業老闆若真的過世，對該企業和整個產業影響很大，但本報就做很小，就是頭腦不清楚，結果隔天別報作大」。

但問他會不會對報社有什麼反應，他卻說：「沒有什麼好反應，因為向來都是這樣...。我不會跟長官反應這種事...，我在報社能講什麼，我很少講，我就做我的，他們不要（新聞）就算了...。你反對不了什麼的，我們不是長官，沒有控版的權力，更沒有主導言論方向的權力」。由此看出，記者 H 並不想抵抗，但我們從訪談中卻發現，當他面對老闆的直接控制，指導他逐字撰寫特稿時，他最後以「本報記者」掛名，迂迴抵抗。

記者 J 曾經處在一致型的情境類型，而在面對報社或消息來源控制時，他都說沒什麼好作的，也不希望得罪人，所以幾乎鮮少抵抗。他說：「政治組新聞如果沒法見報，大家會在網路上八卦，.... 可是那個信，很有可能流到長官那邊，那會讓人家感覺有小動作。..... 我覺得流到長官那邊，會影響的是實際生存問題，倒不是他（指長官）會對你怎麼樣，而是大家相處會難過。流到 XX（指消息來源）那邊，就牽涉到私人相處，我雖然對他（指消息來源）的一些政策有異議，但不代表我對他這個人有異議，因為畢竟他對我還不錯，這會讓人家覺得說你在背後搞小動作，可能是我不習慣的事情而已啦」。

但是從訪談中發現，記者 J 曾把報社不喜歡的新聞轉述給其他報的記者聽，他也曾私下與同業、同事抱怨長官，結果事情傳開，果然影響到長官的升遷。如果消息來源辦不好的活動，他雖然不能批評，但就不寫，也是一種迂迴的抵抗策略。

記者 E 面對消息來源向長官關說導致新聞無法發出時，他也不會立即提出抗議。他說：「他（指消息來源）跟報社長官很好，組長很好、總編很好，但不一定是跟每一個都很好，也就是說，趁跟誰好的長官休假時再發」。

記者 E 也曾將無法見報的新聞放給同業，他說：「如果今天長官壓的話，也

可以把新聞給同業，同業發後新聞很大，你的主管也會不好意思啊，下次也不太敢擋，不好意思說你的獨家又被壓掉了，本來是獨家，沒法拿，還去跟人家新聞」。這就是一種迂迴抵抗。

## 二、記者迂迴抵抗的限制

從研究中我們也發現，記者行使迂迴抵抗的力量仍有限制，一旦遇到阻礙就很難持久。在本研究中抵抗意願明顯較高的記者 A 就說：「你可能會寫一次，十次，但你會寫一百次嗎？我覺得很難。原先你受的新聞訓練，認為你應該去做什麼東西，但在現實的環境，你一直受到控制，然後久而久之，你會變成那個樣子。.....我不知道我的耐壓程度好不好，但長期的新聞工作還是會讓我有些焦慮感，生理上的焦慮」。

記者 H 在報社對某採訪對象有意見情況下，仍努力去爭取專訪機會，也真的讓他爭取到了。但專訪回來的稿子，卻被報社做得很小，讓他很難向採訪對象交待，所以記者 H 說：「所以我以後就不去爭了，採訪對象那我就去道歉啊，.....表達一下我個人的遺憾」。

記者 I 也說：「之前就有一個記者對報社處理 X 藝人的新聞不以為然，之前他在做新聞比較時就會用 e-mail 回應長官，他甚至開會時會拿出來講，但後來他知道自己是很不識相不識趣的，後來就閉嘴了」。記者 I 後來並補充說，這位記者後來又再發生漏新聞的事後即被調線，後來也黯然離職了。

記者 J 說，因為報社很挺這位採訪對象，所以他很難寫負面新聞。不過他說：「當然還是寫過（負面新聞）啊，可是兩三次都是做白工（無法見報），就知道

啦，很明顯知道不會見報後就不用再寫啦」。

由此發現，記者在陳述對抵抗行為出現失望或放棄的案例上，多是以記者和報社的互動過程為主。這也顯示，記者抵抗報社的力量或意願低於抵抗消息來源。記者 B 就坦言：「我覺得報社這塊很難突破，但採訪對象比較會，因為關係還是要打」。

記者 F 就曾爲了採訪某則新聞，在報社與消息來源間掙扎，最後他仍選擇得罪消息來源，完成報社任務。他說：「就像宜蘭那案子，但寫出來很負面，我就很怕他（指消息來源）打來，如果他（指消息來源）打來我就不接，因為我沒法處理，我就躲啊。但你不跟他（指消息來源）拿又拿不到，你就沒法回公司交差啊」。

而記者 G 會爲了不幫消息來源炒作股價而行使抵抗，但在面對報社要求配合廣告撰寫新聞時，他還是會照辦。他說：「報社賺錢總是好的，他總是你的老闆嘛，而且配合廣告不是很常，記者領報社薪水，還是老闆嘛，記者說不的權力很小啦」。記者 G 點出的現實問題是，媒體環境不景氣時，記者爲求保住工作，會選擇配合報社政策與指示。

因此記者 A 說：「我覺得記者是在社外一條龍，社內一條蟲，絕大部份記者都是這樣，在外面慷慨激昂，甚至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報紙上去批判官員、民意代表，可是你在自己報社不敢做出任何建議，甚至建議都不敢」。

## 參、記者抵抗資源之累積

本研究發現，記者必須長期累積抵抗資源，才能進可攻、退可守。經研究分析後發現，記者經常使用的抵抗資源包括專業知識資源、職場地位資源和良好關係資源。

### 一、專業知識資源

從文獻中我們看到，記者的專業知識資源可分為採訪知識、寫作知識，和路線知識，而經由深度訪談研究對象後證實，這三種知識都是記者經常使用的抵抗資源。透過分析則發現，寫作知識是記者可同時處理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主要資源，路線知識可運用的範圍最廣，另就記者實際工作狀況，採訪知識和路線知識經常是混合運用。

#### (一) 採訪知識的運用

簡單來說，採訪知識著重的是記者採訪當下所使用的方法或技巧。本研究發現，記者經常會利用採訪過程中的訪問技巧或採訪策略，使自己獲得完整訊息，一方面取得消息來源的信任，一方面也完成符合報社交待的任務。

記者 E 就認為，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的技巧，(如問些什麼？怎麼問不會讓對方覺得煩，又會告訴你重點等)，對新聞稿的完成會有影響。

他說：「該問什麼你會很清楚，每個案子都有癥結點，像電視台問的都很不專業，他們不知重點在哪，都亂問。比如一個人跳樓，資深的不會緊張地到處問，我會問年紀、職業，特別才寫啊，亂問受訪者都很煩，好不好、能不能寫，員警都知道，我們都很熟了，有沒特別的他（指員警）會跟你講，不必你到處問。比如有一個憂鬱症跳樓，不特別，但她跳之前買了一張樂透給她爸，這就有新聞點了，連警員都跟著去買說會不會中」。

記者 E 還舉一位同事採訪新聞的實際案例，顯示採訪技巧並非只是問話技巧。記者 E 說：「像記者甲寫了一個大獨家，某藝人丈夫酒駕，因為他那天凌晨三、四點在分局混，結果大隊（指交通警察大隊）帶進來，人家也不知道他（指記者甲）是誰，員警進來想說凌晨三、四點應該沒有記者，他（指員警）也不知道有記者在，大家就開始講說那是某藝人的丈夫。記者甲就看電視不講話，就坐在那聽他們講，所以根本沒人知道（現場已有記者知道這事），帶進後就飭回，沒人知道，他（指記者甲）第二天就發了（新聞）」。

很多記者也會靠著採訪技巧，提昇自己在消息來源心目中的地位。如記者 A 是從小報轉到大報的記者。他說：「當時我在念法律，法官發現你問問題很有深度的時候，他會覺得這年輕人不太一樣，有些時候我也會有些獨家，電視台還會去用我的獨家新聞，你會讓人家覺得，你只是現在在比較小的媒體而已」。

記者 G 也說，「我就是盡量在這個產業增加專業知識，然後在公開記者會上可以問出一個很專業的問題，問出一個他（指消息來源）意想不到你怎會知道這事情的問題，讓他知道你知道公司很多事情。問問題的深淺會影響廠商對你的觀感，也就會影響你們兩個地位落差。如果問問題都很深入的話，廠商對財經記者都會有專業的尊重」。



當記者遇到偶發事件型情境時，經常會運用採訪知識，一方面不得罪消息來源，另一方面完成報社交辦的任務。如記者 G 即是運用採訪知識採訪到可以不得罪雙方的新聞素材，他說，「現在報社會希望多寫些故事、人的東西，但廠商不太願意，他們不希望隱私被曝光，但讀者喜歡，所以我就盡量把太隱私的部份不寫，像太太、小孩、財產等，就寫這個人個性，員工對他的評價等，廠商就不會如此抗拒，就是採訪其他素材來寫，就是可以包裝別的東西進來」。

記者 I 的情況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在採訪一個大型活動，活動現場的焦點人物之一是報社不歡迎的對象，於是記者 I 的作法是：「我就是新聞照寫，但焦點不會擺在他（指該報社不歡迎的對象）身上，看會不會有其他的點，另外去採訪其他點之類的」。

## （二）寫作知識的運用

對報社記者來說，採訪來的素材最後就是要付諸文字成為新聞。當記者處在被兩面施壓的情境下時，如何寫出雙方滿意又能登出的新聞，成為記者相當重要的抵抗資源。

記者 A 所處的是對立型的情境，曾報導一則消息來源開記者會砲轟某事件的新聞，但經追查求證後發現，消息來源所質疑的事並不一定是事實。所以他把消息來源的主訴求放在導言，但將被砲轟對象的說法也寫在同一篇新聞裡，既不得罪消息來源，但又做到符合報社立場的新聞完整性。

記者 A 說：「運用寫作技巧是蠻重要的，你不可能寫的像甲報、乙報那樣的露骨，因為你沒有必要去跟他們（指消息來源）正面衝突，重要的是把訊息帶進

去」。

記者 B 也曾處在對立型的情境。爲了不得罪雙方，他會寫符合報社立場的特稿，但在用字遣詞上比較緩和。

記者 B 說：「基本上我寫東西不會寫得非常鮮血淋漓，我在寫特稿不會寫得非常兇狠...，就盡量論理啊，就事論事，每個立場都可以找到道理來支撐啊，講出道理來啊，很多事都有兩造雙方意見」。但如果遇到被消息來源漏新聞時，他會用特稿加以反擊。

另一方面，記者 B 也會運用寫作技巧避重就輕。他說：「報社比較不愛聽的意見，我不會放在導言，稿單也盡量避免。比如說，XXX 議題什麼的，報社也不會認為這個重要，比如說，XXXX 這種，假設啦。XX 議題上我不會放在導言，YY 議題我就會放在導言」。

由於記者 B 曾處在對立型情境，他經常會遇到報社將批判消息來源的新聞做大，使記者 B 感到尷尬。此時就會運用寫作知識，在平衡報導的新聞稿上刻意幫消息來源多寫些有利文字。

他說：「因為我跟他們（指消息來源）都很熟了，所以基本上有一些比較不重要的反應，我都會自己幫他們做掉，而且他們都會認帳，因為我做反應，我會找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基本上我已經知道他們很多議題的方向是什麼，除非是新議題，或很大的議題，我會回的四平八穩，我不會去罵.....，你跑久了，就知道答案是這樣，當然雙方也有默契啦，有一些授權，有時候有些議題他們還不比我知道清楚，比如說這事情的來龍去脈，或者是黨內的想法，或者是它過去的走向，我會幫他們補啦，補的稍微全面一點，比如一個問題，是有一個完整答案的，可

是後來的人不知道，有法條基礎什麼的，我可能會比較清楚」。

記者C說，有時爲了保護消息來源，避免後遺症，會隱匿消息來源的名字。有時處在偶發事件型的情境，報社與消息來源對立時，他會運用寫作知識，刻意以消息來源的回答爲主要陳述。記者C說：「我在下筆時會比較維護他（指消息來源）...，即使他沒有就問題回答，只是在臭罵我們報社，我都照實寫，因為這是你嘴巴講出來的話，我就會回去告訴我的長官說，這是你（指報社長官）要我問的，這是他（指消息來源）講的答案」。

記者D曾經在某報時，處於一致型情境：「如果碰到XX議題時，我在一開始都會先去提報社立場的說法，先以此切入。然後在文章裡放進去兩段與報社相左的立場看法並呼籲也應在此面向上進行討論.....，就是把真正想講的話放進去，但是標題有時會做得中性一點」。

記者E是社會新聞記者，在滿足報社搶新聞的要求下，爲保護消息來源也會運用寫作知識，達成任務。他說：「千萬不要按筆錄抄錄，很多社會新聞是故事性的，就寫故事就好，大意相同就ok了...。不要造成他（指消息來源）的麻煩，就是名字、地點不能去鎖定，我只寫故事而已，連被害人想說這新聞是不是寫他（指新聞主角），都不敢跳出來，那員警怎會有事。例如被害人姓王，我連姓王都不寫，我寫小君。所以你要一個偵察員很信任你，就是你寫他辦的新聞都不會出錯，他就敢給你，有很多年輕記者給就出事，因為他們都寫得太明顯了。有一個記者寫完新聞還拿給我看說他寫的有多仔細，我就跟他說，你要把那做筆錄的給害死，他原文照錄，連筆錄的字眼都照寫」。

記者 E 也曾處在偶發事件型情境。有次某警察分局的負面新聞發生，其他媒體都對該分局大加批判，記者 E 的報社長官也認為他應該這樣報導，但記者 E 認為事實並不一定是如此，其他媒體報導無法確信為真，因此他認為不該隨之起舞，報導非事實的新聞。所以在面臨來自報社、消息來源，以及同業新聞競爭壓力下，記者 E 運用寫作知識，處理來自三方的壓力。

他說：「我沒有不寫，但我寫其他東西，但傳言我不寫，我有跟報社說那些是不正確的...。我自認為我寫的新聞都是真的，如果長官要我跟，我會跟，但我會用另一種寫法，我會寫事實部份，會寫有通聯記錄，但內容要再了解等」。

記者 E 說：「如果長官要你寫，你一定要寫，但可以換個方式寫，沒有不能寫的新聞啦，看你怎麼寫，看你經驗夠不夠... 很多寫法是可以改的，你要我寫可以，但我會在寫法上轉一下」。

記者 F 也說：「因為我們知道上面要什麼，所以在措詞上，會誇張一點，但倒不會刻意去扭曲...。有些東西是可以做調整的，有些可以不害到線民，小心地略過」。

記者 G 是財經記者，他說很多消息來源都會刻意釋放一些消息給記者，試圖影響第二天的股價。為了不得罪消息來源，記者 G 還是會寫，但是他說：「我的作法是用中性的語氣寫稿子，..... 因為財經專業報，標題的調性通常會影響股價，我們寫稿會有建議標題，會盡量把稿子寫得中性，讓投資人自己判斷，或者加很多背景資料，..... 或是會把導言寫得緩和一點，但是把細節放在後面交代，導言寫的比較中立、中性，比較沒有好或壞的感覺，但事實的部份會在後面帶出來」。

記者 H 曾經跑過一條路線是處在對立型情境，報社經常要求他寫特稿修理消息來源。記者 H 說：「就切一個比較不會那麼難堪的（角度），層次高的點，讓質疑的規格拉高，而不是在技術性質，那就會變成潑婦罵街，那就會很難看，……在寫任何言論，一定要拿捏到是講道理，不能臭罵到他本人」。

在記者 H 跑其他路線時，也會遇到偶發事件型情境。他說：「到必須寫時，就看情勢去發展，一件事出來，一定有看好和看壞的，不是絕對的，所以就有取決的空間，但也只能點到正面一下，但不能正面報導，因為會被改」。

記者 I 也曾遇過偶發事件型情境，並運用寫作知識適當切割新聞，讓主新聞不會因報社立場而無法刊登。有一次他採訪一場活動，報社不喜歡的藝人甲是其中新聞焦點，他當時爲了活動主新聞不要因爲藝人甲而一併無法見報，所以他就刻意將藝人甲的新聞另外切出來寫，最後果然主新聞保留，但藝人甲的新聞被砍掉。

### （三）路線知識的運用

研究分析發現，擁有豐富路線知識的記者（包括路線上的領域知識、豐富經驗、人脈，或特有、獨有的採訪管道等），具有更多抵抗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資源。

記者 A 在小媒體時，因其法律專業知識高於其他記者，使得他在採訪時也能受到法官的重視。後來他進入大媒體後，雖然處在長期對立型情境，但經常以法律觀點來看政治，所寫的評論依然受到報社重視，甚至獲獎。記者 A 說：「可

能因為比別的記者多了法律專業，所以受到報社重視」。

記者 A 也在訪談中舉例說明他運用法律專業抵抗的案例。一回他主跑路線上一位消息來源發生疑似性侵害案，他知道這則負面新聞對報社而言當然會「作大」，但記者 A 認為：「就算是疑雲，你也要給它（指事件）比較中肯、客觀的評價」，所以他以法律專業更深入的進行查證，最後定位該事件是一個婚外情糾紛。

記者 A 說：「第二天（報紙）出來，其他報紙就寫強暴、性侵害，我就定位成婚外情糾紛，因為強暴或性侵害是一種犯罪，如果是婚外情，就是道德上的問題」。結果，一個對立的媒體隔天報導出來的新聞反而最友善，對記者 A 而言，不僅取得消息來源的信任，報社方面對記者 A 的報導也沒有意見。

之所以如此，記者 A 說：「可能跟我念法律有關係，我不會去直接做那種不夠客觀的揣測，因為那是片面之詞...。一般記者可能沒有法律專業，所以他搞不清楚強暴跟其他有什麼分別，不知道這樣寫出去的嚴重性。如果你有法律的背景，對事實夠清楚的話，你在下筆寫新聞時就不會留於揣測或片面之詞....。另一方面，因為我在報社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他們（指報社）很少會質疑我的新聞寫作」。

記者 A 也點出路線知識成為記者主要抵抗資源的原因所在。他說：「挑戰你的人，通常不會是線上的人，他絕對懂得沒有你多，對事實的了解，除非他已經做過研究，否則他不可能跟你一樣去採訪過那麼多的對象，去請教過那麼多人，我的範圍一定比他的範圍更寬廣，尤其是法律的訓練，對記者是不錯的訓練機會」。

當記者的路線知識比消息來源或者比報社主管豐富時，抵抗資源自然較多。記者 I 的主管並非影劇線專業，所以記者 I 就會運用路線知識去說服主管使用某些新聞。記者 I 說：「如果我覺得這新聞不錯，但長官覺得還好，我會再親自打電話去跟他講，這跟我們長官才經手這組不到一年有很大關係，他以前是做藝文的，可能對影劇新聞的判斷還不是很正確，我們在線上跑會覺得這新聞不錯被做好或不好」。

記者 C 也清楚說出，路線知識是他抵抗報社控制的重要資源。他說：「我會 argue，你可以刪，但不可以把正的改成反的，我會打電話去抗議，或痛罵一場，我甚至會說以後你們（指報社）要我跑 X 新聞我就不幹，但他們知道要找一個跑 X 路線這麼久的不多，所以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優勢，逼不得已，我不會拿這種東西出來成為一個威脅的條件；他們清楚，所以我不會隨便掀出我的底牌」。

記者 E 也舉出在新聞線上的實際案例，表示出自己因有特殊消息來源，並熟悉路線上相關事物，知道如何搶新聞又保護消息來源。他說：「某案件發生，但分局不會發，因為不是破獲，所以事情發生了就各憑本事，所有的長官（指消息來源的主管）都會壓住這條新聞，但我跟其中一個專案（指消息來源）很熟，我承諾人沒抓到前我不會發，到了高雄抓到時，本來組長（指消息來源的主管）要求凌晨送到台北先給晚報發，但我當天晚上就先發這事發生，隔天再發破獲，連吃兩天，其他報就會去罵組長（指消息來源主管），但組長又沒告訴我。他不知道我知道，他沒辦法怪我，只能恨的牙癢癢，在心裡罵我，消息來源也不會被罵，因為沒人知道是誰跟我講的，我會保護消息來源，我不破壞他（指消息來源）抓到人」。

記者 E 說：「跑警政新聞很重要一點是，官怕你，但基層不怕你，基層只是想利用你讓他好過，基層怎麼調都是警員，所以要保護基層警員。像一個案件出來，你流程要非常清楚，從收案到分案等，經過越多手，寫就 ok，不要第一時間東西都還在第一層就寫，知道的人只有幾個，就比較容易被查出來，如果經過很多手的時候，誰講的就不確定，而且不要寫的太精確，甚至故意寫錯一、兩個點，他就不會確定你看過筆錄，我曾經跑過性侵害的新聞，基層員警整個卷都印給我，案子出來，他通知我，我就去，他叫我在外面等他，然後他就印給我，我就拿著回家了」。

因為記者 E 十分了解警界生態，也就是因為他路線知識上的豐富，使得他知道如何去跑新聞。他說：「他（指消息來源）不會說他們單位的事，但是他會吐他同學在其他單位的事，害死別人他才有機會啊，你跟這警官熟不是要寫他的新聞，是要寫別的新聞，對他來說，少一個對手啊，這是環環相扣，你要懂這生態是這樣，沒有人會把自己派出所的缺點跟你講」。

記者 G 也認為，專業知識的累積是記者重要的抵抗資源。而對消息來源來說，如果知道記者對線上的產業知識夠豐富、夠專業，就會比較尊重這位記者，在面對報社時也是這樣。他說：「如果報社做的角度是事實就配合，如果不是會明講，然後再建議另一個角度，份量可能和原角度差不多。因為總編不在線上，所以通常也會接受記者意見，我再去弄另一個角度去做，會去解釋那個角度不通，會修正到比較接近事實」。這也是靠記者的路線知識，去達到說服報社的案例。



## 二、職場地位資源

職場地位資源指的是，利用合法地位與個人特質提昇在職場上地位的資源。我們也進一步分析，在合法地位資源裡記者多數認為，職銜高低、資歷深淺、報社規模會影響記者職場地位，或者記者還可靠獲獎、考績和學歷提昇地位。

在個人特質資源裡，受訪者多認為內在特質比外在特質重要。若想要處理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施壓，應時時累積個人信用的資源。

### （一）合法地位

#### 1. 記者職銜高低

文獻指出，職銜是科層位階中，顯現職場地位最直接的方法。從深度訪談得知，職銜高低確實對記者職場地位高低有一定影響，但許多在路線上資歷深的記者不見得有掛什麼頭銜，所以職銜往往是觀察一個記者職場地位的初期指標，也就是對初見面者有較大影響，之後影響力較大的則是資歷深淺程度與實際控制新聞權力。

記者H說：「頭銜在外面採訪有影響，就是人家看到名片不會把你當外行，也許你真的很外行。……但在報社，是紅不紅的問題」。

但記者I也點出，記者的職銜或許沒有太多影響，但如果已是報社主管，或有控版權力的人，就會受到比較不同的待遇。記者I說：「線上跑的人如果是主管，藝人也會對他們比較重視，因為他們可以控版，所以職銜也有差，是

掛名主管和有控版權力都有關，有些藝人就是會把訊息直接打給主管」。

記者 B 現在掛的職銜與一般記者不同，但他認為在跑新聞時沒什麼差別，他說：「除非是那些新人（指消息來源或同業）不認識你，遞名片時有點不一樣，否則跑很熟的人也不會知道啊，你不會去說啊」。

記者 F 說：「我沒掛過，只掛過資深記者，應該還好，除非官階很大，主要還是要看你和對方的熟悉度啦，還是以人脈的深度、廣度為主」。

### 1. 記者資歷深淺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多數認為記者資歷深，所累積的經驗和資源多，實力較好，不論是在報社，或是面對消息來源，可以抵抗的資源和能力就高。

記者 C 說：「他們（指同路線的資深記者）都是很資深的記者，現在都是長官了，他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他們的資歷都比我多上十倍都有可能，對他們而言難度不是那麼高，我跑新聞二、三年就到 XX 黨那個環境相對吃力，你可能只有一些很浮面的東西，如果你要跑大新聞的話，你要花很多時間」。

記者 A 坦白的表示，他以前比較不敢抵抗來自報社或消息來源的控制，但現在比較敢了。他說：「我覺得可能是翅膀長硬了」，意指自己累積實力已到一定程度，也夠資深了。

記者 B 也說，他覺得職銜沒什麼影響，應該是「在 XX 黨混的夠深，搞的夠久，很多人我都很熟，這跟時間也有關係」。

記者 E 也認為記者資歷很重要，他覺得資歷深，人脈自然就多，經驗自然豐富。所以他說：「跑社會線資歷很重要，人脈很重要，勤快也重要」。

記者 F 也認為，記者資歷深所累積的資源就多。他說：「有時不見得是正面的影響，因為一條線跑太久時，各種大案都看過時，很多一般小案都會疏忽掉，因為有些小案裡有故事，可能小竊案是名人住宅或大集團幹的，現在看到竊案都不看，但以前每個字都看，我有這樣的負面影響，但正面的比較多，經驗多，跑出新聞的機會比較大。比如劉邦友血案，你叫一個新記者寫，他根本前因後果、所有關鍵人物、細節都不知道。所以資深記者累積的經驗資源是正面影響因素比較多的，但負面也是有的，會因你的自以為是就忽略」。

記者 G 至今也沒有任何職銜。他說自己資淺的時候，廠商都不太願意跟他談，等他資歷深了，廠商很多新聞訊息會刻意放給他。他說：「我剛開始去跑時，壓力會先來自廠商，就是廠商不願跟你談，因為他（指消息來源）覺得你不懂，因為你太 junior 了，所以他不太願意跟你談東西，他比較 prefer 跟資深記者說，或曾經在這產業裡跑過或做過的人，他會覺得你懂他的東西，你會有反應。……等資深了，有些廠商跟你交情特別好時，他會希望把一些事情保留給你寫，因為現在跑財經太多了，也怕消息放出去，寫到最後都不事實，有些記者不是那麼資深，給他東西寫出來是不對的，或廠商也怕給正面消息，結果寫成負面消息」。

記者 I 也陳述一段資淺記者受挫的經驗。他說：「我們沒辦法像某報的人，跟她（指藝人甲）有直接的溝通管道。那時某報常可以有雙方的獨家，是他們高層親自出馬，那高層是很資深的記者，他（指資深記者）去跑來給記者寫。現在影劇記者普遍都很資淺，跟那些資深記者很難去比，那個年代的人我們怎麼可能遇得到，連藝人甲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記者I說：「那天藝人甲回來的時候，大家都守在機場兩個航廈，結果一出關，是某報的高層跟她（指藝人甲）一起出來，那時對守候在那很久的記者，是打擊很大的，會覺得說再怎麼守，也不敵人家（指資深記者）數十年的交情，人家可以直接進去裡面陪著她（指藝人甲）出來」。

記者I又說：「在影劇圈跑新聞，資深與否很有關，比如可能你跟他（指消息來源）聊的是獨家，他可能去跟更資深的記者爆，或可以控版面的高層主管說。一些資深的藝人我們是無法獨家的，他們（指消息來源）會去跟更熟的記者通報，這很難突破」。

記者I繼續說：「現在某報影劇閱報率已不是那麼優勢，但他們裡面有很多資深記者，所以很多藝人還是會給他們（指資深記者）面子。像上次藝人乙被毆時，大家都只能在外面等，可是某報的記者，就跟著某藝人進去，做了專訪，還拍了照片，其他記者就會很幹，資不資深在我們這個圈子很重要」。

記者J也指出，資深記者在報社較受尊重，所以他說：「比較資深了，所以東西比較少被改、或不上（指被編輯台修改新聞內容）」。

### 3. 報社規模大小

本研究發現，大報記者的確比較容易受到消息來源重視。記者F說：「大媒體人家比較重視。之前我在某大報時，警分局主管看到我就出來握手啊什麼的，後來跳到某電子報，有一次我跟某大報的記者在一起，他（指該警分局主管）就只拉那位大報記者，沒拉我，那時我感觸蠻多的」。

記者 G 也覺得消息來源明顯對大報記者比較重視。他說：「我跑的廠商是做零組件的，他不需要打自有品牌，他們開記者會時，就不見得會找綜合性的報紙，就比較會放消息給專業性的報紙」。記者 I 也說：「有些人（指消息來源）要發獨家時，當然會考慮大媒體對他們有利」。

記者 G 是財經專業報的記者，從他的談話可以看出，在財經線消息來源認知裡，財經專業報才是大報，綜合性報紙即使是一般認定的大報，但在財經領域仍被認定小於財經專業報紙。

所以記者 B 說，雖然他是大報記者，但某黨仍不理你，因為在該黨的認知裡，甲報和乙報才是大報，顯見記者所屬的媒體大小，有時是消息來源的認定，並不一定只是取決於發行量。

但對於發行量大的報紙，消息來源多數時候還是會比較重視，所以即使記者 A 的報社與消息來源長期處於對立狀態，記者 A 說：「他們（指消息來源）還是會稍微放尊重一點」。記者 D 也說：「甲報是最不友善的，但他們（指消息來源）對甲報的記者還是會維持一定的禮貌互動」。

記者 H 則提出一個看待大小媒體資源的觀點。他認為，有時不是消息來源看待你是大報記者或小報記者的問題，像他跑的是某大公司。他說：「這家公司對大家來講是很大壓力，辦公室都不敢踏進去，採訪經驗比較少的人，去到那環境會怕，因為這些人你跟他距離太遠，說不上話，壓力愈大，愈少接觸，遇到事情時，你當然都不知道別人會對你怎麼樣，……但因為我是大報記者壓力大，所以反而逼得我一定要走進去」。

#### 4. 記者靠其他方式提高地位

此外，本研究發現，除了職銜高低、資歷深淺、報社規模對記者的職場地位有影響外，記者也可利用其他方式提高職場地位，經深度訪談發現，記者提出獲獎、考績優異，以及專業學歷也是可累積的職場地位資源。

記者 A 說，他跑的不是報社主流路線，而且長期處在對立型情境中，但報社對他所寫的新聞一直相當尊重。他自己認為，這和他每年優異的考績，與得過新聞獎可能有關係。他說：「跑 X 黨可以是優，可以得到社青獎，.... 可以跑到獨家，對他們（指報社）來講，很難以想像，他們覺得你只要不被 XX 黨趕出來就好啦，怎麼還可以這樣子，.... 所以長官覺得你還不錯，我還得過吳舜文的新聞採訪獎」。

記者 G 說，因為他們跑的是產業新聞，消息來源對記者是否專業很重視，所以如果你是該產業相關科系畢業，或是在該產業待過，都會比較受到重視。

## （二）個人特質

### 1. 內在特質重於外在特質

在深度訪談過程中，記者若提到個人特質的因素時多數只談內在特質，幾乎沒有人去談外在特質。只有記者 E 說：「像以前有個女記者胸部很大長的不錯，新聞真的比較好跑，她的個性也很大方，沒事到警局就跟警察抱抱，我花一、二年建立的人脈，她幾個月就有了」。也就是說，多數記者還是認為，記者內在特質

比外在特質重要，也比較是他們經常累積的抵抗資源。

記者D在偶發事件型情境下時，仍能順利完成新聞採訪工作。他說：「我個人的因素很重要，即使他們討厭本報，也不會包括討厭我，他們一直覺得我很本土。……還有就是記者的意識形態，……在總統大選白熱化關頭，資歷和交情相對的淡，也就是在你的意識形態和專業立場是他們認為有問題，即使後面的因素(資歷和交情)存在，你資深跟他們交情又好，我的觀察是他們不會特別對你有一定的互信基礎，或良性的互動」。

另外，記者E和F都認為，如果為人正直，就不怕被人控制。記者E說：「只要做的正，什麼都不用怕，只要我對受訪單位無所求時，他(指消息來源)就沒辦法對你怎樣，大家都想說跑警政可以圍酒店等(指收取酒店費用幫忙處理事情)，你只要都不去碰，他們(指消息來源)就拿你沒辦法，我寫誰就都沒包袱」。

記者F說：「我寫這個大部份都不會考慮什麼，因為我在外面又沒圍事，又沒拿人家錢，他們(指消息來源)拿我沒輒啊」。

記者多認為，記者的個性，是與報社長官或消息來源能否建立交情的關鍵所在。記者F就認為，個性要雙方投緣，不是單向，而是雙向的。所以他說：「要看雙方的個性，不論是跟長官或採訪對象都很重要」。

記者E也認為，與消息來源能不能合，和個性有關，他說曾與一位消息來源不合，因為「他(指消息來源)喜歡掌控新聞，我不喜被掌控，……我個性比較隨緣……警察大軍有八萬多人，不可能全認識，跟你本性像的就會變成朋友，一樣社會線的記者一樣的時間去經營，消息來源一定是不一樣的」。

記者G也說：「跟廠商累積交情的深淺，跟個人的特質很有關係，有些人當記者，天生個性就很會社交，很會打入人群，有些人就是天生比較安靜、比較悶，在建立交情上就會相對比較難，但也不見得建立不起來，其實人跟人相處就是這樣，都會找頻率或調性比較相近的人去跟他深交」。

## 2.累積個人信用的資源

本研究發現，記者可以累積個人被信任的資源，在面對兩面施壓的艱難情境時，自然就會有比較多的抵抗資源。從深度訪談中發現，記者累積個人信用的資源有三種方式，包括以專業取信對方、適時伸出援手、累積新聞採訪戰功，說明如下：

文獻指出，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最重要是能彼此信任。當記者已背負不被信任的原罪，如何取得對方信任相對困難，以專業取信對方，是最紮實的做法。

記者 A 長期處在對立型情境，但他仍能順利完成採訪工作。他說：「我在 X 黨是有口碑的，就是我一直強調 XX 媒體也有客觀獨立的記者，然後他們也相信」。

記者 A 說：「我要一再從新聞的處理上讓他們覺得我是不偏不倚……。當他們跟我接觸久了，或者是我在一些事件上的報導，讓他們覺得其實我完全對他們（指消息來源）一點沒有惡意，甚至當有些媒體在刻意渲染一些事情的時候，他們反而會覺得我是相對客觀中立的，當我給他們（指消息來源）這樣的印象時，我覺得原先的那種顧慮和壓力就會比較少了。我也說的誇張點，有些時候他們那些高層跟我的關係比那些意識形態相同的媒體（記者）還好」。



也就是說，記者 A 以長時期新聞報導上的專業取信於消息來源，但他仍必須有能力讓新聞見報才可能達到效果。所以記者 A 說：「我覺得相對而言，我也比較強勢的。.....社內，我是有話我就會跟他們反應，不對的時候我也會在工作日誌上突顯這些問題，我覺得當你建立某種程度的公信力之後，我覺得很多話都可以講。.....因為我在報社已經有一定的基礎，其實很少會質疑我的新聞寫作」。

記者 C 說：「他（指消息來源）其實一直很排斥我們報社，他之所以對我友善的原因是，他父親還蠻欣賞我的，就是我在新聞處理上，包括他父親個人或 XX 黨的新聞，我基本上是公正的，我不是一個有爭議的記者，或是一個騎牆派的記者，他（指消息來源）覺得你是一個認真、公平的記者」。

記者 D 在大選時，處於偶發事件型情境，使得消息來源不信任報社，但卻沒有不信任這位記者，其中一個原因即是「他（指消息來源）覺得你專業上是否能持平地對待這個陣營」。

第二、研究發現，記者若能適時向消息來源伸出援手，也比較容易取得信任。記者 E 形容的很貼切，他說：「當一個警官全世界都打他的時候，你伸出一隻手，他就永遠是你的朋友，不只是媒體（記者）跟警察的關係」。

記者 A 舉自己曾報導一則消息來源的疑似性侵害案件，當所有媒體都以強暴或性侵的角度報導時，記者 A 反而以婚外情糾紛的角度切入，因而取得對方的信任。記者 A 說：「第二天他們同黨的人都覺得，這樣的報導是相對中肯的，是不帶惡意的，是比較接近事實的」。

記者 E 也遇過一個某警察單位劫囚案，當時所有媒體為炒作新聞，都以負面角度報導該事件時，記者 E 在此時反而堅守專業，不隨之起舞，而贏得信任，在最後破案扳回一成，不僅獲得消息來源信賴，也對報社有交待。

記者 E 說：「之前劫囚案，整個 XX 隊被寫得烏煙瘴氣，因為我跟他們（指消息來源）很熟，所以知道很多事情是假的，很多報紙為了做一個版，長達一個月，就寫很多傳言的東西，但我都不寫，大家一起炒，所以上面（指報社）就在怪說，為什麼我都不寫，但事後證明，他們（指其他媒體記者）寫的那些事都是錯的，可是我到抓到共犯的那天大勝，我是唯一把所有共犯的名字都寫出來，連主嫌都寫出來，因為我不寫傳言，所以贏得他們信任，所有整個辦案過程、圖表、什麼都有，是專案裡一個小隊長給我的，但別報都沒有」。

記者 G 也曾遇到類似情況，在某媒體報導線上消息來源的負面新聞時，他沒有隨之起舞，反而幫忙澄清，也因此贏得消息來源的信任。記者 G 說：「就寫事實，他（指消息來源）有提供財務報表和數據，且跑這廠商也不是一兩天，所以會知道這公司平常的表現，以及負責人的風評是不錯的，是認真的經營者，他（指消息來源）那天出來也有詳細的數據，所以我們也沒有必要打落水狗」。

記者 F 也靠著幫基層員警抱不平而贏得信任。他說：「有一次某分局發生員警薪制問題，去考上特考的人反而降薪，那標準是不符警政署的標準，我就寫啦，過兩個月就調回來了，以後他們基層都會通報我事情，他們就相信我，會給我更多新聞」。

第三、研究發現，記者除了要累積消息來源的信任外，也要累積報社對記者的信任，記者經常使用的方法是累積新聞採訪戰功。記者 E 說，報社信任他，「原因是我在這個單位有戰功，我以前獨家已經很多，今天會漏是應該，沒有一個社

會記者不漏新聞的，因為案子太多了，每個角落都可能是社會新聞」。

記者 H 曾處於對立型情境中，爲了取得報社對他的信任，經常會抓機會累積戰功，以增加抵抗資源。他說：「有一些 XX 利用 XX 市場也真的是……，這個時候就要抓住機會，趕快幫自己累積一些 credibility。……累積 credit 是要主動發掘，找機會就砍下去（指此法符合報社立場），不能等到說木已成舟了，非寫不可」。

### 三、良好關係資源

#### （一）良好關係重要性

本研究發現，記者相當重視良好關係資源。記者 C 說：「講難聽一點，你跟那個消息來源好一點就丟塊肉來餵你」。

記者 G 也說，「財經線要跑好新聞，跟交情有蠻大關係」。記者 I、記者 G 和記者 D 也都認爲，人脈、關係很重要；記者 J 說，他在報社稿子比較少被改，「可能跟我和編輯的交情有關係吧，因為都認識很多年了」。

記者 E 說：「社會線的壓力來源在於案件偵察不公開，所以基本上這個案子的來源都要靠人脈，它沒有一個開始的事件，就是要聊天才會有的，警察才會知道案子，你要花很多時間去跟他們聊天，交情要夠，敏感的刑案就是要靠交情去問，當你的消息來源，剛好是這個專案小組裡的時候，這個刑案新聞就會很準，……跑社會線資歷很重要，人脈很重要，勤快也重要，反正年紀大了不勤快就要用人脈去補啊……我即使待在小報的時候，都一直培養人脈，因為我也不想一直待小報」。

記者 F 也認為要在線上跑好新聞，人脈的深度、廣度很重要。他說自己轉到雜誌社後，因為不是每天在採訪線上出現，所以人脈就沒那麼熟。但也因為他過去累積一些人脈，所以他有一次到宜蘭跑新聞，剛好那邊的警分局長是他的舊識，因此順利完成工作。他說：「我以前跟他（指消息來源）真的很要好，他也沒想到會這樣，所以他沒防備我，就都跟我講」。

記者 H 也曾在遇到被線上主跑的單位封殺時，獲得某個消息來源的支援。他說：「我跟他（指消息來源）溝通蠻多的，很有交情，他的理念想法和我蠻契合的，就是信任感啦，有一次我們報社用社論去罵 XX（指該消息來源的老闆），我們被關禁閉（指被禁止出入消息來源的公司），他（指消息來源）就給我一支手機說：『你不要來，我們現在不方便接待你』」。

本研究也發現，記者在報社關係好，抵抗的資源也會增多。記者 F 以一位同事的例子說：「他（指該同事）跟我們採訪主任關係很好，新聞就常上版頭，是有差啦，後來他那個關係走後（指採訪主任調離現職），他就沒這麼好了」。

## （二）與重要人物建立良好關係

本研究發現，記者想要有更多的抵抗資源，就須與重要人物建立良好關係。記者 C 的父親是個有地位的人，所以他說：「我爸跟報社老闆很好，我進報社有一部份是我爸推薦的，……我一進報社時候，我的長官、社長、總編輯都知道說我爸爸和老闆關係很好」。

記者 C 曾經爲了某新聞事件，在報社大發脾氣，還鬧到要跟總編、老闆對話，他雖說沒靠父親關係，但一般人如果像他這樣吵，早就被解雇了，所以他父親與老闆的重要關係，與他可以抵抗力道高低還是有關係。他也不諱言，因爲父親的關係，報社高層對他比較不一樣，只是他不刻意去使用這關係而已。他說：「事實上報社從發行人到社長都知道我爸是誰，我要走時，最高主管說要見我，他說『我是你的伯父輩啊，照顧你是我的責任』」。

記者 F 也曾拿他認識的重要人物嚇唬警員。他說：「以前我剛出來跑社會新聞時，只跑兩個分局，有時刑事組長叫你不要寫，我只能叫幾個分局長來壓他，後來認識的人愈多，有人恐嚇你時，你可以拿來壓的人就愈多，警員也就愈不敢唬弄你」。

還有，記者 F 曾經與幾位組內同事一起抵抗他們的直屬長官，除了他們自己聯合起來抵抗外，另外就是外面有人幫他們，這個幫助他們的人因爲認識報社高層，所以就發揮了作用。他說：「當時因為上面長官本來就不太喜歡他（指直屬長官），再加上當時有外力幫助我們，那外力就是我們有要好的其他長官，也認識我們長官的長官」。

### （三）與重要人物周圍建立良好關係

本研究發現，記者除與重要人物建立關係外，也會從重要人物周圍下手，建立良好關係。記者 C 曾與權威消息來源鬧翻，當時他就改從外圍下手，他說：「後來我就不從甲（指權威消息來源）身上下手，就從他下面的人啊，……以前疊床架屋很多，你可以碰到的人很多很多，但是以前他們都不在 XX 大樓，都是分散

在外圍，你可能從 XX 這棟樓跑不到新聞，若到 XX 以外的其他單位，你在

那可能就可以跑到很多有的沒有的東西，不見得有新聞價值，但可以在那裡認識比在 XX 認識更多的人。就算是跟甲的關係斷了或者跟他的關係不好，但你還是在這條線上，你還要是要想辦法去挖，你問不到他就從他旁邊的人，跟他有交集，或是有接觸的人，想辦法去問到這些人，等於是旁敲側擊的方式，盡量去補到新聞」。

記者 E 也說：「像我跟一個刑事組組長不合四年多，但好多獨家還是都是我的，因為整個刑事組團隊裡面，任何團體裡面都會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非常多小團體，你只要能混進去非主流，一樣能跑，我不一定要從組長那裡」。

記者 E 說，他曾經寫新聞批判某單位的刑事組長，不僅沒有因此跑不到新聞，反而「造成我在那個單位新聞更好跑，因為那刑事組長被我砍後，三個派出所主管支持我，因為他（指刑事組長）得罪太多人了，我會去砍一個人，是會權衡利益得失的啦，當我寫了他之後，對我跑新聞是有幫助的，我會交到更多的朋友，因為他得罪太多人了」。

記者 G 說：「比如甲記者跟 A 廠商交情好，但不見得跟 B 廠商交情好，但乙記者可能跟 B 廠商交情好但跟 A 廠商不好，大家各憑本事，我的消息不一定要從 A 廠來，我也可從 B 問 A 的消息，從對手那邊問消息....關係非常重要」。記者 H 就有實際經驗，他曾經跑到一條獨家新聞，但消息來源不是來自當事人，而是來自同公司與當事人對手派系的人。

記者 I 說：「人脈還是最重要的，因為當事人不會跟記者講實話，都是從第三者、第四者聽到其他消息，那我平常跑綜藝在攝影棚跟藝人聊天，也有電視台

公關，除了正面新聞，也會給一些其他，經紀人、製作人、導演啊之類的，有時你跟藝人比較熟的話，你有他的 msn，可以看出他最近在幹嘛，情緒反應，遭遇什麼事情啊，就可以去聊聊」。

#### (四) 建立平行關係

本研究發現，記者累積良好關係的資源，對象除了消息來源、報社上層組織外，也經常會建立同業之間、同事之間的良好關係，增加抵抗資源。

記者 E 說：「四家報紙（的記者）要活下去，活的很高興的話，就是每個人都要有獨家，但不要獨漏。我們關係會做到好到，我知道一個獨家，我跟他們三家講，他們都不會寫，改天他們獨，我也不會寫，大家都有表現。社會新聞獨家一定有的，我要寫獨家看關係通知，但不說也沒關係，大家默契夠就好，其實有時候如果同業感情很好，我會跟你講，而且會趁你休假的時候發掉，不會影響到他（指同業），社會新聞不要獨漏都 ok。我沒被獨漏過，我也不會惡劣到聯合兩、三家去獨漏另一家，沒有深仇大恨，不需要這樣，但如果互動不好，就知道什麼，寫什麼」。

因為記者 E 跟同業關係好，所以他們曾聯合起來對付一個分局長，抵抗消息來源。不只如此，記者 E 對自己報社的同事和不同報的新進記者也很友善，他說：「曾經有一個新記者緊張到三個星期沒上大號，還血便，太緊張，我就每天把他（指該新記者）找到華納威秀喝咖啡，我就說我在這裡沒寫稿你怕什麼.... 後來他寫什麼新聞都會告訴我，但如果是他的獨家，我也不會發，我就叫他發」。

記者 E 有時也會通報新聞給報社同事做關係，他說：「你可以 pass 給你同

事，很多人脈關係是這樣建立的，你 pass 訊息給他，他會很感激你，以後他聽到你轄區的事，他也會告訴你啊，這是同事間的互動」。

記者 F 也說：「我覺得我們（指同業）都處得蠻愉快，即使發獨家，但大家都能諒解，比較不會說鬧翻，如果有一個單位很過份、態度差，大家就會聯合起來修理這個單位，以前有一個分局主管就被我們聯合起來修理到被調職」。

本研究發現，與報社同事關係良好，不只可以像記者 E 所說的，在新聞訊息上互相通報，同時也是一種抵抗報社壓力的資源。記者 F 說：「剛開始都會忍耐，但一年多後發現大家（指同組同事）都遇到相同情形，所以就開始團結起來，變成他（指直屬長官）要求我們去做時，就消極抵制，是會出去啦，但過一陣子就跟他說找不到人啦，用各種方式完成不了他交付的任務，那他也必須跟上層交待，而當他交付的任務都無法執行時，上層對他會有一點意見，會對他的領導統馭有質疑，長久下來對他就有傷，那對外我們（指同組同事）就常在外面講說，他是個爛長官，對他名聲會有影響，所以有幾次同事離職，他補人就補不進來，因為外面都知道他很爛都不願意來，後來就找一個半失業的過來」。

記者 D 也曾靠著與同事間的良好關係，處於偶發事件型情境下時，聯合起來抵抗報社壓力。

記者 D 說：「我們（指同組同事）自己形成一種迂迴對抗的默契，也就是報社裡跑同一個陣營，有相同想法的記者，我們至少四個人，決定形成一個策略聯盟，我們自己每天彼此有小小的互動，形成默契，也就是不要單打獨鬥，……我們每天討論當天新聞出來有沒有人寫特稿，要讓報社的標準有一點點平衡，我們就是要努力讓 XX 的新聞、新聞分析都能夠在質和量上有整體的提昇，就新聞專業的角度來講，因為當時報社至少會兩面俱陳嘛，所以我們至少去加強報導的質



跟量，如果沒有特稿，我們彼此都還會催促對方說，今天沒有特稿喔，一定要寫一個特稿，要用這樣的方式，既是一種策略聯盟，同一個陣營間（指同組同事在大選期間跑同一個陣營）互通有無，互補長短，用這樣的方式來去跟報社取得平衡跟抗衡，我們自己覺得做得還不錯」。

## （五）作面子累積人情

本研究發現，良好人脈關係，是記者可以累積的重要資源，而這些關係資源，多數是靠平時作面子、累積人情而來。

記者 E 就曾因為一條新聞，同時作面子給消息來源和報社長官，而累積兩邊的人情資源。

記者 E 說：「我之前遇過一個員警酒駕撞傷人，被我知道了，老記者跳出來叫我不寫，他們分局長不敢直接來找我，因為交情不夠好，他們找人去跟報社長官講，請我們長官吃飯，所以我們長官就問我說可不可以不要寫，那他答應人家我就說可以啊，我無所謂啊。第一點，我新聞跑到了，第二點在長官面前也紅，給他（指報社長官）面子，他也很爽，多久沒人請他吃飯，所以我是雙贏啊，我只要抓到他們（指消息來源）的痛處，發不發選擇在我，也很容易製造雙贏，受訪者如果要你不要寫，你就跟他說去跟我們長官講，球做給長官去發，你就說你已經報告了，發不發長官決定，讓受訪者兩邊欠人情，累積人情後，在報社有幫助，在受訪單位也會怕你」。

記者 E 說：「有一個警分局長，看到記者非常假，打個招呼就落跑，整天交際應酬，跟工商企業、小開吃飯，利用警分局資源跟人家吃飯，引起下面不滿，大家（指線上記者）覺得要修理他，我們發現用新聞修理，還不如讓他欠人情更

痛苦，我們要寫時就在一個派出所寫，讓那主管（指派出所主管）知道，作球給那主管，那主管去報告說知道有人要寫你（指警分局長），警分局長跳起來找好多關係來講，那主管被派來擺平，我們就說不寫，但已經報上去了，警分局長跟長官（指報社長官）都很好嘛，所以警分局長就四家報紙長官一個個去打，四家報紙都欠人情，你說欠的大不大，上面報社長官也很高興啊，對不對，這個比寫新聞還傷他（指分局長），因為他跟我上面做了那麼多人情，吃過那麼多次飯，這次就花掉了，下次我就出去放話，就說我不會去通知那主管囉，明槍易躲，但暗箭難防，其實很多事情可以操作，後來那分局長態度就改變了，每次刑事組找我們吃飯，他（指警分局長）都會來，就變好了，他的態度就會壓低，就不會眼睛長在頭上面，比較關心分局的事務」。

記者 G 也幫消息來源解決問題，以累積人情。他說：「我會盡量幫他們（指消息來源）解決問題，比如我們跑產業、證券，廠商都會很想知道對手廠的策略或是獲利營收數字等，但他們沒有管道獲得這些東西，所以我就會去幫他們調，只要不涉商業機密，或不涉及利害關係，他們如果有需要打電話給我，我就會去幫他們張羅這些東西，久了他就知道這記者對他稍微有點貢獻，可以幫一些事情」。

記者 G 還說，財經記者有時要寫一些公關稿做關係，一方面可以累積人情，與消息來源做好關係，一旦報社廣告量增加，也可以累積記者在報社的地位。記者 G 說：「有點像是廣告的方式（指新聞廣告），但又會寫得很中性，……一方面討好廠商，一方面也可增加報社廣告量……你常寫他們（指消息來源）好的，廣告自然會增加，下廣告時，老闆（指報社老闆）多少會知道是你寫的比較勤」。

記者 H 因處在對立型情境，爲了建立個人與消息來源的良好關係，他會找一些與報社立場不對立，但又是對消息來源好的正面新聞來寫，累積一些人情，

但爲了讓新聞可以上版面，所以這些正面新聞，也都有一定的新聞價值。

記者 I 也是這樣，爲了跟採訪對象建立關係，很多通稿都會盡量說服長官用，累積一些人情。記者 I 說：「這都是做關係的東西」。有時爲了做關係，記者 I 會特別去做影星的專訪，或幫忙做專題，但記者 I 也說，爲了專題能夠上版面，切的點還是要有趣、有新聞性。

### (六) 在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之間搭建關係

本研究發現，處在對立型情境的記者，有時不是只做自己的關係，還會想辦法修補、建立報社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記者 B 就曾經幫忙做報社老闆與消息來源的傳話工作，傳達消息來源希望與報社老闆見個面、吃個飯等。

記者 I 說，「藝人甲的意識形態，跟我們報社不符，但後來她跟我們行銷部門的活動有合作，後來就比較好，所以還是有一些可以彌補的方法，比如牽線主持報社活動，是她對報社表達善意，幫藝人跟報社修補關係的好機會，如果他們關係好我們也好跑」。

表-6 記者抵抗資源之累積

專業知識資源	採訪知識的運用		
	寫作知識的運用		
	路線知識的運用		
職場地位資源	合法地位資源	記者職銜高低	記者資歷深淺
		報社規模大小	獲獎、考績優異、專業學歷等其他方式
	個人特質資源	記者內在特質重於外在特質	
		累積個人信用資源：專業取信對方、適時伸出援手、累積新聞採訪戰功	

良好關係資源	良好關係重要性	建立平行關係
	建立重要人物良好關係	作面子累積人情
	建立重要人物周圍良好關係	搭建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雙方關係

## 肆、 小結

本研究發現，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對記者的控制形式包括直接控制形式、間接控制形式，和自我控制形式。也就是說，不論記者在面對媒體組織，或是在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上，隨時都可能面臨以上三種控制形式。在報社，直接控制來源多是來自報社老闆直接指示記者，間接控制形式則是透過編輯台的層層作業，以及中層、基層主管揣摩上意或個人喜好所為，同時記者也會順應報社要求自我控制。

在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上也是如此，消息來源會以控告、公開譴責，以及釋放消息與否的手段直接控制記者，有時也會以套交情、漏新聞或關說報社主管的方式間接控制記者，而記者也為能在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間夾縫求生，經常會自我控制。

要觀察記者在媒體環境中所受到的權力控制真實，必須將記者、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放在一個圖像中觀察。我們從研究分析中即看到這三者的交互影響：以消息來源對記者的間接控制為例，消息來源會以關說報社主管的方式向記者施壓，讓記者在雙重壓力下願意順從。而記者怕被消息來源漏新聞，也是因為擔心受到社方責難，而消息來源也才可藉此遂行控制之實。

對記者而言，壓力會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雙方，因此本研究分析發現，記者受到兩面施壓的三種情境類型包括，對立型、一致型和偶發事件型。

這三種類型充分顯示記者、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三角關係，對立型是記者處在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長期對立環境下，處在這類情境下的記者，是經常受到雙方壓力的典型；從研究中發現，不只是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長期對立，才會使得記者感受來自雙方的壓力，當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同聲一氣、關係良好時，同樣會讓記者感受來自雙方的壓力，即第二類的一致型。

研究發現，也有記者所處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的情境是既不長期對立也不一致，但卻會在某事件突然發生時，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在事件立場上呈現對立或一致狀態，而使得記者感受雙方壓力。

本研究發現，不論處在以上三種權力控制形式和三種施壓的情境類型下，不論是抵抗意願較強，或是抵抗意願較低的記者，或多或少都可以行使某種迂迴抵抗策略。但本研究也發現，由於媒體環境中的權力控制軌跡相當綿密，因此記者的抵抗經常難以持久，而且抵抗媒體組織的意願比抵抗消息來源來的高。

即使如此，本研究發現，記者仍在權力控制與抵抗作為的不斷交手下，發展出許多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包括專業知識資源、職場地位資源，以及良好關係資源。

其中，專業知識資源與良好關係資源是最直接幫助記者抵抗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資源。本研究之分析顯示，記者經常運用採訪知識、寫作知識和路線知識處理來自雙方的壓力，記者多認為，累積專業實力，是抵抗報社和消息來源最實在、有用的作法。

在建立良好關係上，研究發現記者會與重要人物建立關係，也會建立重要人物周圍的良好關係，同時建立同業、同事之間的良好關係，也可以讓記者在必要時彼此之間聯合起來抵抗來自報社和消息來源的壓力。另外，記者也經常在報社與消息來源之間，作面子累積人情，做為下次行使抵抗的籌碼，若是長期處在對立情境下的記者，甚至會找機會搭建報社和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

在職場地位資源的累積上，研究發現，職銜高低、資歷深淺、報社規模大小都是影響記者職場地位的資源，同時記者也可靠獲獎紀錄、考績優異，以及專業學歷提昇職場地位。

另外，研究發現，記者為提昇職場地位，可以累積的個人特質資源中，內在特質比外在特質重要，同時應經常累積個人的信用資源。研究顯示，記者可以專業取信對方，也可在對方有為難時適時伸出援手取得信任，或在必要時建立戰功累積信譽。